

錫 剧

# 珍 珠 塔

匡耀良 王嘉大 梅蘭珍

徐澄宇 錢惠榮整理

錢惠榮執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前　　記

“珍珠塔”是一个流传久远、家喻户晓的老戏，几乎各个剧种都有。本剧是根据锡剧旧本，并参考了弹词脚本进行整理的。整理本暢情地嘲笑和讽刺了嫌贫爱富的势利姑母方朵花，赞扬了贫而不失志的方卿，以及秉性善良的父女——陈培德和陈翠娥。

在整理时，主要作了以下几方面的修改：

在剧本上：锡剧旧本“珍珠塔”能演半个月（老艺人王嘉大曾演过24天），其中，单折“方卿见姑”也要唱四、五天，剧情拖沓，分场琐碎，重复敍述的地方很多。现浓缩为整本戏，一次演完。整理本的分场，尽量保持原故事的传说，集中发展戏的主要情节，弥补了旧本强调以功名取人的缺陷，使主题更为突出。

在人物性格上：1. 修改了方卿性格上狭隘部分。例如：方卿在向姑母借贷未遂时，旧本有反唇相讥，譏嘲姑母是“丫环养”的场面，均予删去。2.

加强了方朵花的性格描写。例如：旧本姑母一見方卿衣衫襤褛，即加奚落，不認骨肉至亲，既突然，又显得不近情理，現修改为責备方卿不懂世故人情开始而至冲突；旧本方朵花不認方卿，系受紅云唆使和煽动，現改为紅云在一旁烘托。3.关于陈培德的性格，旧本強調因受方家之恩，欲圖报答，而在九松亭許婚，現修改为着重表現方卿宁受貧、不受辱的骨气和人品的端正，感动了陈培德，才在九松亭許婚。4.对陈翠娥除了描写她对方卿的热爱和关怀外，也突出了她对母亲势利无情的不满。

这几个主要人物在全剧中是有关联的，端正了方卿的性格，也就显出了父女思想的正确，从而也对方朵花的势利无情作了强烈的反襯。

在語言上：注意保持民間語言，注意語言的戏剧性和动作性。主要在：1. 对观众熟知的詞句，例如“見姑”里的“方卿若有高官做，黃狗出角变麒麟”等唱詞，均予保留。2. 对冗長的独白，例如“唱道情”里方卿講的金殿景致和遍历了四大名州、四大名山、四大名樓、四大名鎮等，都作了精簡。3. 某些詞句，虽然比較生动和形象化，但为了避免累贅，亦予割爱。例如“唱道情”里姑母說方卿“蚱蜢头皮尖又小，怎能戴啥烏紗帽”的前面还

有一段“十不好”的唱詞，經征求老艺人王嘉大的意見，已予刪去。原詞是：

    我把你，上下通身看周到，  
    看得你，从头到脚全不好。  
    張天师画符法(髮)不好，  
    杭州引綫眼不好，  
    雨淋小麦麵(面)不好，  
    西山牯牛鼻不好，  
    用坏粪桶耳不好，  
    宜兴茶壺嘴不好，  
    年青孤孀手不好，  
    嘉兴鐘鑼臍不好，  
    大做笆篠臀不好，  
    江北駢子腳不好。  
.....

現录此以供参考。

本剧参加“无锡市1956年戏曲观摩演出大会”获得剧本獎一等獎。今年四月至六月間，无锡市锡剧团在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演出后，由执笔者又將剧本作了一次修改。

# 珍 珠 塔

(錫 剧)

**人物：**方 卿 方朵花 陈翠娥 陈培德  
王 本 (即陈宵) 采 萍 紅 云  
采 凤 采 花 陈 母 邱六乔  
陈 福 陈 寿 师 太 畢 勤  
畢 貴 襄陽县 襄陽府 县夫人  
府夫人 众随从

## 第一場 投 亲

〔衙吏府大門前。張燈結彩，門口有二盞“陳”字的大燈籠〕

〔內喊：“襄陽县到！”陈福、陈寿重複一句。王本上〕

王 本：老爷出接！

〔內應：“老爷出接！”襄陽县偕夫人等上。众人見亂〕

陈培德：有請！

〔見礼畢，众人進門；方卿持雨傘包裹上〕

方卿：（念）关山跋涉未慣常，  
出于无奈走襄陽。

（唱“簧調”）

奉母命，从河南到襄陽來投親，  
一路之上把信問。  
适才老丈指点我，  
說此地就是陳府大牆門。  
为什么，人來人往多熱鬧，  
轎馬紛紛忙不停？  
東邊設起放炮台，  
西邊設起吹鼓亭。  
不知是表姐來出閣，  
还是姑爹姑母做壽慶？  
我衣衫襤褛人難見，  
还是改日再上門。  
襄陽城里亲戚无，  
叫我何處去安身？

（走近大門前）二位管家請了！

陈福：哪里來的叫化子，快些走开！

陈寿：走走走！

方卿：二位管家，我乃是問訊來的。

陈福：問些什么？

方卿：請問，此处可是陳御史府？

陳福：正是！

〔內喊：“襄陽府到！”陳福、陳壽重複一句〕

〔方卿被騙至一邊。陳培德出接，襄陽府偕夫人上，見禮畢，眾人進門〕

方卿：請問二位管家，方才進去的這位老爺，可是叫陳培德？

陳福：混蛋東西，你好大膽子，竟敢直呼我家老爺的名諱！

陳壽：打打打！

〔陳福、陳壽欲打方卿；王本上〕

王本：陳福、陳壽！你等與何人爭吵？

陳福：王本老伯伯，這個叫化子竟敢直呼我家老爺的名諱！

王本：他既然提到我家老爺的名諱，定有緣故；待我來問他。（對方卿）你到此何干？

方卿：老管家，我乃是投親來的。

王本：呀！投親來的？！請問你是哪里人氏？

方卿：河南開封府人氏。

王本：貴鄉何處？

方卿：祥符縣太平村。

王本：再問你姓什麼？叫什麼？

方卿：姓方，名卿。

- 王本：……可有乳名？  
方卿：乳名金官。  
王本：哎哟！原来是我家小主大爷来了！（跪）小  
主大爷，我就是跟随姑小姐到襄陽来的  
方家旧仆王本。  
方卿：呀！原来就是我母亲时常說起的老管家  
王本！  
王本：正是！小主大爷，你怎么会到襄陽来了？  
方卿：奉母之命，投亲来的。  
王本：今天乃是我家老爷、你的姑爹五十大庆，  
你来得真巧！  
方卿：呀！王本，我这样衣衫褴褛，狼狈不堪，如  
何見得。  
王本：小主大爷說哪里話來，你且等候片刻，  
我去通报老爷知道。（进門） •  
陈福：小人該死！（跪）  
陈寿：小人該死！（跪）  
陈福：請方大爷开恩！  
陈寿：請方大爷开恩！  
方卿：二位管家起来。  
陈福：謝謝方大爷！  
陈寿：謝謝方大爷！

（陈福、陈寿退至一边。幕內傳出一阵鼓乐声；

方卿在門外迎盼)

方卿：(唱“費調”)

里邊廳上鬧盈盈，  
傳出了，一陣陣的鼓樂聲。  
為何王本還不來？  
叫我在門外心不定。

(王本上)

王本：小主大爷，我家老爺傳話下來了！

方卿：怎講？

王本：他說叫你到蘭雲堂先見姑母，香湯沐浴，  
更換衣襟，從後園而出；為你準備全副壽  
禮，身騎高頭白馬，再從前門而進。你家  
姑爹大人親自迎接於你。

方卿：王本，此話可是我家姑爹講的？

王本：是呀！乃是我家老爺講的！

方卿：好呀！

(接唱)姑爹真是好良心，  
不枉我，千里迢迢來投親；  
我見了，嫡嫡親親的親姑母，  
定比姑爹好几分。

王本：小主人請！

(王本引方卿進門下)

## 第二場 見姑

〔蘭云堂。鼓乐声中，采鳳、采花扶方朵花上；襄陽縣夫人、襄陽府夫人隨上〕

方朵花：二位夫人請坐！

〔众人坐定；紅云端茶上〕

县夫人：今日陳御史做壽，可把夫人也忙够了！

方朵花：今天还不算忙呢！我娘家做壽的時候，比起今日要熱鬧好幾十倍呢！

县夫人：呵！

方朵花：我今天喝了几杯酒，趁着酒興，來說點河南方家的情景給你們听听。（喝了一口茶）

我娘家做壽，滿朝文武都到河南替我爹爹拜壽，皇帝不來，聖旨也要來呢！不說別的，就說我侄兒方卿過三朝、做滿月吧——

（唱“黃調”）

門前飛馬迎貴賓，  
傳話時，人多口快連聲應。  
八百名丫環還嫌少，  
上下書僮一千名，  
轎夫馬夫三百多，  
一百名廚司忙不停。

酒席吃了三日又三夜，  
未吃到的还有近百人。

采 花：老夫人，这許多人，房子里如何登得下呢？

方朵花：大得很呀！單說厅堂就有八仙厅、和合厅、东花厅、西花厅、万寿厅、鮑沙厅、楠木厅、四面厅……

(接唱)前花厅到后花厅，  
一条陪弄三里正；  
方家房廊多进深，  
有五千零四十八間帶点零；  
前牆門到后牆門，  
要走一日一夜一黃昏。

县 府 夫 人：那倒是大了！

府夫人：陈夫人，为何今日寿堂上不見河南方家有人前来拜寿呀？

方朵花：只为連年兵荒，沿途阻隔，一十二載，未有音訊相通；待等路上稍安，我是想回去探望探望呢？

(王本內喊：“紅云姐姐，有親戚到！”)

方朵花：紅云，你去看來！

(紅云下后复上)

紅 云：(背白)老夫人剛才說，河南方家过三朝、

做滿月，排場大得很呢！怎么方大爷乃是一个穷書生？！

方朵花：紅云！哪个貴客来了？

紅 云：方……方大爷！

方朵花：哪个方大爷？

紅 云：河南方大爷！

方朵花：哎喲！真是說到曹操；曹操就到。我家嫂嫂真会做人，一定是叫他拜寿来的。紅云，是坐轎子来的，还是騎馬来的？

紅 云：……坐船来的。

方朵花：船来是一定有几十只吧？我們方家是不会少的！

紅 云：不多，只有二只！

方朵花：人总来了不少吧？

紅 云：只有八个船伙計，二个船老大。

方朵花：喔！路上不太平，来得少的。紅云，快快有請！

紅 云：（示意）老夫人，方大爷的打扮很好看呀，头上帽子有个洞的。

方朵花：哎喲，这是“通天冠”！

紅 云：脚上鞋子有張嘴的！

方朵花：哎喲，这叫虎头靴！一定是做官了，快請快請！

紅 云：（无可奈何地）是！（下）

方朵花：二位夫人，我娘家侄兒方卿来了，你們都認認呀！采鳳，采花！你們替我看看，我的头髮可蓬呀？

采 凤：涓光滴滑，光亮得很！

方朵花：采鳳，采花！今天也算你們好福氣，稍停見了方大爷，快点跪下磕頭領賞；方大爷會賞你們每人一錠銀子哩！

〔紅云內白：“方大爷走好！”方朵花聞聲整衣端坐；紅云持雨傘包裹引方卿上〕

紅 云：老夫人，这就是方大爷的行李。

方朵花：二位夫人，現在正席开了，你們入席吧。我們姑侄要談談呢！

〔众人暗笑，下〕

方 卿：姑母大人在上，侄兒方卿拜見。

方朵花：侄兒請起！

紅 云：老夫人，王本老伯伯言道，老爷吩咐帶方大爷先見夫人，更換衣襟，再走前門进去見老爷。

方朵花：知道了！侄兒請坐。

方 卿：多謝姑母！

采 凤：拜見方大爷。

方 卿：起來吧！

〔采鳳、采花互看一眼〕

方朵花：侄兒，几时到此？

方卿：今日到此。

方朵花：我家嫂嫂——你的母亲在家可好？

方卿：倒也穷得康健。

方朵花：（眉头一皱，对丫鬟们看了一下）侄兒在家作何生計？

方卿：流落坟堂，苦讀詩書。

采鳳：方大爷住在坟堂里的！

方朵花：你等退下。

采花：是。（下，紅云收拾茶具随下）

方朵花：侄兒，你可知今日是你姑爹大人壽誕之日？

方卿：这个么！

（唱“黃調”）

小侄千里來投親，  
未知姑爹慶壽辰，  
還望姑母多原諒，  
恕侄兒，未備壽禮送上門。

方朵花：哎喲，侄兒說哪里話來，姑母怎會計較你的壽禮呢！

（接唱）你何不住宿招商店，  
打發小二送个信，

为姑母，替你从头到脚全換新，  
豈不是，方陈兩家臉裝金。

方卿：（接唱）姑母呀！別样事情都可瞞，  
这旁字如何瞞得紧。

方朵花：我和你是至亲骨肉，哪个来怪你旁呀！  
(接唱)想你是，吏部之子閣老孙，  
人情世故全不聞；  
我常把，方家說得千般好，  
到如今，叫我姑母难做人。  
你不在坟堂讀書，到此襄陽何事？

方卿：（接唱）我是奉母之命到襄陽，  
問你姑母借花銀。

方朵花：（接唱）总說是，千朵桃花一树生，  
我不照應誰照應；  
为姑母把私房銀子借給你，  
問侄兒，你何年何月还上門？

方卿：（接唱）姑母把私房銀子借給我，  
我回到河南做讀書本，  
待等方卿有翻身日，  
本本利利还上門。

方朵花：（接唱）为姑母生就一副凶眼睛，  
看你今世无翻身；  
若把銀子借給你，

石沉大海丟干淨。

方卿：（接唱）姑母不要如此說，

我把古人說你听：

呂蒙正落難住在破窯里，

日后他，置身云路有翻身；

朱太祖落難时光牽牛繩，

到后来，面南背北坐龍庭。

穷來不是釘磚脚，

富豪不是鐵生根，

常言道，磚头瓦片也有翻身日，

困龍也会上天庭！

方朵花：（接唱）別人家磚头瓦片落在大路上，

一脚一踢打翻身；

你塊磚头落在井底里，

永生永世无翻身。

別人家困龍困在沙灘上，

得到明珠会上天庭；

你条困龍困在九曲三弯山溝里，

好一比，蠭蟻无翅难騰云。

我陳家豪富鐵生根，

你方家門上万年貧。

方卿：（接唱）比人不比別一个，

就比姑爹老人。

姑爹当初在河南地，  
落难辰光卖烧饼，  
后来在朝高官做，  
西台御史为官尊。  
姑爹落难有翻身日，  
难道我，方卿日后无翻身？

方朵花：（接唱）我家老爷落难有高官做，  
你穷鬼，只好住在坟堂门。  
方卿若有高官做，  
除非是，黄狗出角变麒麟；  
方卿若有高官做，  
铁树开花结铜铃，  
毛竹扁担出嫩笋；  
方卿若有高官做，  
滚水锅里结冷冰，  
晒干鲤鱼跳龙门；  
方卿若有高官做，  
西天日出望东行，  
东海大洋起蓬塵；  
方卿若有高官做，  
除非是，朝中官员死干净，  
宗师大人瞎眼睛。  
你文不就，武不精，